

沈丘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志

詩記

文聯句

漢班孟堅氏作藝文誌亦漸列諸名山耳猶未擬拾其文也夫文獻不足尼父惜之文四一邑之典章哉沈川原多秀宦遊者休沐之暇得從於文翰或列題品或寄慨歎或登載詔言雖人人殊要皆震金玉而舞鸞鳳鳴清廟而翔天表有乎予陋無能撫摭亦存十一於千百耳

翔建沈丘縣記

程以

政

學士新安人

當國家酌古準今制天下為司府視且多寡以布

沈丘縣志

卷十四

列州縣而區領之其疆域之濶狹道里之遠近不計也餘百年於茲仁澤浹被生齒益繁則所以續區縣邑增設官胥匪惟求無滲遺其治化而勢亦有所不得不然者耳河南大方面也陳州古名郡也按志昔伏羲實都此州之以封舜後秦漢以來沿革不一我朝因金元之舊而仍之陳州汝蔡引之於前毫穎掖之於左大河四而歸德尾於後週界擴約五百餘里漫隰仕在迷望陵谷遷變今則次第為沃壤矣奚逋外餘蘖亦又雜乎間居染其氣習尚爭



鬪煽詞訟且延蔓者血賊者接踵視郡部條約編
束犯若啖蔗日醞月釀安保無他虞乎司郡者河
間倪公誥念守土責重憂深慮遠乃疏請於巡撫
都憲盱眙陳公道於擴圖中添設縣治沿故名曰
沈丘且割潁州河北一十八里以屬庶道里遠近
疆域濶狹為宜而防鈐有措都憲公特請乃咨之
藩臬重臣僉曰良舉即馳奏之時議亦有不懷永
圖者以為勞擾難濟賴我明天子明見萬里洞燭
遐幽乃奮乾斷特降玉音河南地方准添縣治命
下日都憲公檄憲副濟南張公屬總都而倪守實

當提督之任爰相地形得州南五舍潁河之陰里
許豐衍端夷環枕河流故有巡檢司曰乳香臺民
舍商航亦頗輻集為城東西三百六十步南北如
之街巷市廛分經條緯而縣治學宮及布按府官
署與夫合祀廟宇壇壝亦各審向背前後左右之
宜以成厥位費公帑若干緡功幾半縣尹李公琳
李公相輩相繼而至勤事服役左右惟謹經始於
弘治戊午落成於庚申八月巍然遂為汴省大邑
李尹乃俾來請予為記歲月予謂天下事欲濟大
者不能惜小費欲圖大者不必苦暫勞况防患

於未然而無患本於有備知此庶可與議於治矣
茲舉也雖以守臣啓之於先大臣請之於後不賴
聖明獨斷亦何以能成是莫大之舉哉是故上下
相孚都俞交美饒道使民而勞不知善財用適宜
而費不見惜垂久大之績奠靈長之業此成功之
故又足為將來告者豈獨紀歲月云乎哉謹記

沈丘縣知縣題名記

劉世光

知縣淮
安人

稽制部院寺監藩臬各有題名而郡多缺邑尤缺
焉余自蒞沈以來始鳩工斲石稽文考獻用成其
事已乃颺言於僚佐曰夫題名者題官氏之名也

題官氏之名於石者石不朽而官氏之名亦因之
以不朽也石因名而題名以石而傳固矣豈徒傳
之已哉將使觀斯石者類有所繫於心也是故飲
冰茹蘗暮夜却金是為廉吏雖其人往矣而名刻
於石觀斯石者有不敬且愛者乎厚生正德痼疾
切身使功德潛被於民是為循吏雖其人往矣而
名刻於石觀斯石者有不感且思思之而不能忘
者乎不然者不惟無裨於時而且厲及於民是為
墨吏為酷吏雖其人往矣而名刻於石觀斯石者
有不怨且詈而相與訶之者乎夫啟人之愛

且敬以至於思而不忘者名也誠足以為石重
致人之怨且詈鄙而排之者亦名也斯不亦為石
玷哉夫名何足為石輕重存乎人爾余無似忝牧
茲土歷今三朞曾無善狀不知後之人將指之為
何若夫民之心至愚而神公道昭彰炯焉不爽今
石刻而名著而名著而是非定將使後之君子指斯
名而品題之曰某也廉吾師之某也循吾法之某
也墨某也酷吾耻之非之而戒之任於前者猶可
追嗣其後者尚思所以為石重毋為石之玷焉可
也是為題石之義

沈丘縣創建磚城記

何

裕城教人諭新

陳之屬邑沈丘創建於弘治戊午歲府建之由備
載前石不復贅言然城雖已建柰土質不堅隨修
隨傾逐年修築反勞民力前大尹二李公欲以磚
灰包裹而一時弗克繼而真定新河孫公誠來尹
是邑公蚤以葩經領弘治己酉鄉貢自誓以來惟
清慎勤自持而慨然以父母斯民為心六事克修
百廢俱舉是以遠近悅服天人協應祈晴遂晴祈
雨即雨麥秀兩岐谷生雙穗一蒂二瓜其他瑞應
殆不能以枚舉也但已士頌於朝農頌於野行旅

頌於塗商賈頌於市塗噴交贊如出一口余歷考古循良如龔黃卓魯諸君輩亦不過此當道者每遣使獎勞之公於政暇謀諸僚佐曰諸事粗備所有城池未完難以禦外侮而衛民生吾欲以磚灰包裹煩諸賓以分董其事衆以為何如僉曰斯誠盛舉敢不協力遂請於巡撫河南都憲陶公批允即卜日興工曉示群黎各備磚灰毋得科擾其民或曰雖勞吾民於一時實逸吾民於千載莫不歡欣踴躍趨事赴工不待箠楚而城池城樓甫貳旬而成矣當時分督其工者則有縣丞張公翔主簿

李公秉彛典史李公漢而總提調實孫公是役也經始於正德丁卯二月望日落成在次月五日其城池巍峩淵深如金如湯而又有效死之民與之共守則外侮可以永保其無虞而生民得以長享其安樂也厥功不其懋哉有邑壽官劉昶胡忠等率諸耆宿百姓進而告於余此城實保障吾民千古不磨之事業願請一言以勒諸堅余竊惟昔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不日而成而民反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沼曰靈沼君子以為蓋由文王愛民之深得民之心而致然也今以城池大事而成功

如此其速謂非孫公愛民之深得民之心而致之
可之是為記

沈丘縣增建甕城記

曹亨 侍郎新蔡人

天下之事有若緩而實急若微而關繫實重者固
衆人之所忽也邊圉疆場修築繕治人皆知之至
若號為內地實隱衝危則未必能知也城郭溝池
金湯高深人皆知之至於闔閭崇曲護門便守又
未必能知也苟非有實心在地方生民者孰能長
慮却顧思患而預防之哉大梁居天下之中沈邑
在大梁之南固所謂內地也方今聖皇御極詩書

禮樂之化洽於海宇矧於中州孰云足慮君子則
曰靜擾穰歎古今代有而潢池弄兵盛世或亦不
免焉沈邑東通彭城西接襄蔡實齊楚之衝途而
江淮之障塞也加以平原曠野一望數百里無山
谿之阻而青徐芒碭為豪骨淵藪自昔多竊發之
虞故沈比他郡邑怕先有隱憂焉往正德辛未劉
賊之變邑嘗失守則以門無重城一鼓而蟻附焉
識者至今恨之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斯豈非
萬世之明訓哉嘉靖乙丑蒲坂懷松羅侯鳳翔來
尹是邑蒞事之明日行城周視見四門咸無片城

駭而詢諸長老且聞往事則矍然歎曰是豈可少者乎時兵憲董公修理城池之檄適下諸屬於是侯毅然以興築為己任乃計垣門樓堞合用磚石土木瓦鍤諸費悉取辦於自理紙贖師匠胥靡肩畚植榦之徒悉給直僦之程督經畫舉無遺策未踰月而西門之外巍然煥然居者行者出入瞻碩罔不欣然相告以為可恃鄉士夫童君琪普君濟時張君明體包君世節謂侯保障之功寔永世之利不有以述之懼方來之莫考也貽書屬余為記以誌來裔俾無忘侯之功余雖未識羅侯而素諳

其善政今觀是舉賢益可徵若其費不出於公帑勞不逮於百姓役不踰時月誠皆有可書者是役也經始於三月初旬落成於四月初旬建創重城高二丈有奇城設敵樓及門扉咸如制女廡凡一丈有奇廡費磚八萬一千有奇石四十塊有奇板木三十片有奇灰八千斤有奇錢一千斤有奇通計廡直為金百四兩有奇法得備書

修學義舉記

張四術

知縣邑

夫學舍之興廢豈不有時哉沈學崇建於蘄水李公當其時規模宏遠氣象鉅麗何其盛也後來

公者不別有經畫大抵仍貫隨時補葺亦何至於
大壞極敝乎迨萬曆乙亥迄於壬午之歲其間令
允三易因循苟且日廢一日以兩廡則壁頽簷崩
椽折瓦墜從祀諸賢之主皆露棲不蔽風雨朔望
瞻拜者熟視之若無覩焉兩廡而南為戟門為櫺
星門而東為興賢坊西為敬一堂為儒學為育才
坊周垣傾圮蕩然無存往來過是地者其中可舉
日而輟晝為牧地夕為厠所甚至鑿隙地以築城
垣迄今猶然泮池規模氣象視昔實壞甚非所以
崇重先師先賢之意夫二氏之宮金碧輝煌而孔

氏之宮為之徒者乃忍於坐視其荒蕪而不治顏
敗而不修此何以說也諸生輩童君原蘭李君之
實等有慨於中相與謀諸同志謀諸父老諸鄉先
生糾金協力經始於萬曆十年二月初三日竣事
於是年四月十五日東廡若干楹西廡若干楹墻
若干步舉數年之陋而一新之周垣俱興而諸賢
免於露棲規模氣象有可觀矣夫沈之學始而興
已而廢廢而復興則信乎時之為也苟非勒石以
紀其事二生出入錢谷之數不白於人心諸公交
贊之勞不幾湮滅而不彰乎此碑之所以立也後

之觀夫碑者其泐然有所警乎其毅然有所勸乎豈徒
悲歲月云乎哉

邑人趙公重修文廟去思碑

順治己亥余承乏茲邑首謁學宮觀其荒落因念教化
之地因陋就簡余之過也急欲捐俸更新之但一行作
吏百務未遑去年壬寅謀於廣文蕭君及薦紳先生諸
縫掖輩各輸貲庀材而余不佞以三年俸餘匡其不逮
率工於壬寅某月落成於癸卯二月幾幾乎以卑陋為
高明化腐朽為鮮麗矣諸生數十輩謁余而言曰斯學
凋敝已久一旦從而更新之益知凡物廢置有時斯文

且作在人願吾侯一言以記歲月余曰修廢舉墜有司
責也正誼明道學者事也請坐譬而喻知化窮神其極
則也盡性至命其奧突也存養省察斯屋漏不愧正心
誠意斯重門洞開以五倫為柱礎以六經為楨幹礪名
節所以慎廉隅謹言行所以歸戶牖蘊之為德行松如
茂而竹如苞發之為文章鳥斯草而暈斯飛老莊揚墨
則烏鼠風雨也桓文申韓則荆榛瓦礫也諸士朝斯夕
斯目擊道存盍退而習靜蓬華引繩削墨殫良工苦心
而經營慘淡豈惟是戟藝風簷奪標文苑將對金門步
沙堤屏翰

之觀夫碑者其惕然有所警乎其毅然有所勸乎
豈徒紀歲月云乎哉

邑侯宋公去思碑

劉漢儒 左布政
邑人

君子之仕也惠不蘄思而人思虐不蘄斃而人斃
民之於君子也思之可以觀德斃之可以考失要
必見之去後而其論始定斃於未去是謂無政斃
於既去是謂秕政思於未去是謂朋從思於既去
是謂大公今之碑者何碑宋公治沈之德政者也
亦碑既去之日以永沈人之思也思永公其千載
而一時矣公之蒞沈在萬曆乙亥二月而其晉秩

工部主政也在戊寅八月沈入之繪像拜祝勒碑
頌德也則在歲仲冬方其來也沈之人思其生我
者至焉而已固不知其為公也及其去也沈之人
於其惠我者思焉而已亦非求媚於公也締觀我
公之治沈也清操無間於始終誠意有感於天地
厚德可碑也剔弊蠹而衙宇澄肅杜請託而公庭
弗擾威嚴可碑也里甲省而民財裕徭役均而民
力存寬仁可碑也息訟事以抑刁風築城社以彌
邪慝除患可碑也疏溝渠以洩水廣儲蓄以備賑
興利可碑也興學校以育人才崇節義以勵風俗

天室復庭間間是賴不然維趨蹌聖域出入賢關其視宮牆外
望豈相徑庭哉諸士曰善請鐫石識之總其成者署教諭事
舉人蕭友槐邑工部進士劉祖向刑部進士孫馥見任鎮江
府推官王養晦見署鹿邑縣教諭舉人趙洪督工貢生朱國
才生員楊紹儀劉祖述趙恂孫麟兆張易等例得大書以
風來者

善教可碑也城垣繕而窺伺潛消甕城修而形勢
倍增保障之功可碑也又碑者悲也維我公沈人
之命攸依我公去沈沈人之心孔悲故碑之也夫
我公能繫沈人之思可以謂賢沈人無忘我公之
德可以為公上下之相與一誠也我公之太老先
生虹橋翁者以巍科為江西之樂平令有惠政擢
饒別駕去之日民念其德肖厥像於祠書厥功於
石晨夕祝拜即子子孫孫位至三公誠願之也我
公又復如是何循良之萃於一門歟百世之後譚
往昔傳循良者為我公屈一指又為翁屈一指其

慨慕歆艷之懷不殊今之譚龔黃卓魯也故曰公
其千載而一時乎公諱存德字惟一別號育齋登
隆慶辛未榜進士擢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世為
金陵人云

儒學題名碑記

劉世光

知縣淮安人

宛丘為中州南界界在陳穎之際地僻而少腴水
汎而多秀其脉發自朱仙由尹七口而分夾縣隅
若環帶然又自三里灣而合下達穎泗通江淮分
合有情靈淑所鍾其生人也深沉果毅謹愿右文
歷代以來豪傑之士往往興起迨我朝建學立師

以風以教士之陶成於詩書馭液於禮樂者尤顯
昂相望爰自弘治戊午迄今萬曆壬辰鄉薦者凡
四人成進士者一人或持教鐸或領民社或司憲
紀或典戎務或克長藩宣或弼輔二國率炳炳烺
烺中外有聲視昔益加焜耀謂非山川靈氣之所
鍾國家教成之所效詎易致此不佞每政暇數與
邑博士思梅葉君雲屏江君謀所振勵諸士日與
同事協恭同寅勵行檢而表率之諄諄申告之外
而又慮夫鄉先達縣科目進者姓名弗彰無以勵
後思琢石刻之學宮使往者傳遠而不墜來者景

慕而知勸二博士遂請不佞記之以成厥志余惟
學校造士之地而題勸士之具也名之題弗題其
於前人固不足輕重然使後人之遊於斯而常日
在之觸於外而有感於中謂均若人也某也鄉舉
某也甲科某也立大功建太議有聲當時垂休後
世我何若是乎企勉之心油然而生殆不躡其芳
躅不止也由斯以談則題名之舉豈小補哉雖然
儒者之事又不特帖碑藻繪取捷於科目已也要
當與通乎天人矩接乎聖賢推而放之足為邦家
之光卷而懷之尤不失為身修家齊之士前人固

以自勉奮身於科刻名於石矣後人庸可不知務哉矧今歲在甲午適選秀之際諸士子鼓篋在泮者又皆濟濟踴踴足取科第於眉睫間芳名之刻應接武今日其亦思所以自務使文與行無名與實符則庶乎不愧川澤靈氣之所鍾豈但有光於沈而亦不孤國家教養之深意寧不克副余今日之望哉庸書此以勵碑之立紀前勸後所關也尚虛左方以俟來哲

沈邑侯劉公創立學田記

葉文燾

教諭淳梁人

漢時吳公守河南治行天下第一及閱史乘不多

載其諸治狀而獨於成就人才節光昭史冊爛然千古由斯以談學校蓋誠重哉國家古文圖治賢校星布宇內而培植至意懇懇加切諸生肄業學官者則有餼廩有膳夫蓋高皇帝不欲青衿子弟以俯仰衣食分其念故優恤若斯之渥嗣後人文日盛庠彥充溢食餼之額例不得增而學士家罔以給者比比然也於是有學田之制此皆良有司因時起義體國家優恤至意而變通之者沈邑勦自弘治年間儒學在城西南即其時所拓基而並建者百凡草創舊無學田蒞茲土者悉傳舍其官

因仍相繼莫克創舉萬曆辛卯歲劉侯豐津來令
是邑甫下車即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已任朔望進
多士於庭講習禮容闡明經義每遇會課捐俸佐
饒念諸生中有窘乏不自給者輒以積粟申請歲
支四十石以卹貧士既而謀於予輩又謀於士大
夫曰諸學各有田租而是邑獨無寧非一大缺典
哉此非予有司之責而誰乃蕪得沒官地共若干
畝以作學租并祭器書籍申請兩院及各道惟時
中丞吳公侍御周公僉曰賢哉劉尹知先務矣又
曰此留心於學政者悉俞其請焉夫修祭器潔明

禮也辦書籍備繙閱也而學田之設舉累世所未
有者一旦肇基周澤渥矣侯之用心曷其勤而加
惠曷其遠昔范文正公置義田周族人聳施至今
侯茲之舉惠徧學校且延之千百世不替厥功懋
哉余忝學諭欣逢盛典私與多士告曰興學育才
牧民者人人言之然未若劉侯實心舉事確然建
久遠之業者異日評騰河南治狀劉侯當與吳公
媲美矣是宜勒之貞珉以志不朽且今後之君子
聞風興起則劉侯創始之功居多哉侯治沈勵精圖
治夙夜不倦諸允講鄉約勸農桑通溝洫葺常例清

衛獮善政種種未易更僕行將大書以附野史何
俟余贅侯諱世光字晦卿號豐津已卯鄉進士真
隸淮安山陽人

宗侯考賦惠民記

普濟時

通判
邑人

今上御極之元祀命侯為沈丘令甫下車即毅然
以興利除害為己任稽滯案得丁圯武盤靈濟廟
地四百頃有奇糧四百石有奇數載不稅侯愕然
曰此國計也額在沈不蚤辦是病民也予誠不能
一日坐視於蘇矣遂廣詢博訪期得端委而力處
之乃生員童原蘭劉棟輩語侯曰此陳奸民吳志

士所為也沈自嘉靖乙巳歲奉例丈地均田魚營
坡雖舊有水草地已盡收入沈矣此外民罔遺田
官罔遺稅志士不諳丈地原由假以諫言大肆飛
詭將丁武靈濟廟田糧朦朧捏坐於沈此誠欺隱
一大弊也沈人苦額之徵求為申達彼前司牧或
更代靡一或申達未勘遲惑猶豫蔓延於茲侯曰此
正民瘼之大者辨之宜早辨焉蔓難圖也又訪隣
境西華治之南有靈濟廟環廟有田田畔有丁圯
武盤手孫即志飛魏前地坐落處也額辦在陳侯
曰有是哉陳有地而無糧沈有糧而無地田賦不

均豈細故哉遂集衆思酌已意指事陳義切中肯綮上之撫臺及本府曹大夫木川洪大夫何二守三公名刺史也協寅體國共求民瘼即移檄臨穎劉令尹郟城王令尹二侯各賢令也遂秉公持正會勘於侯率原具呈生員童原蘭劉棟里老張依仁韓思敬輩反覆辯論備巔末二侯默默感動吳志士之奸謀乃破丁圮武盤等地糧復歸於陳沈丘千百載之害除沈人感除害安民之恩徵余文以誌不朽作而歎曰唐虞三代則壤成賦有田即有租也曰任土作貢是有租即有田也今田在

陳而租在沈甚非古制但批允久下於監司徵牒已坐於藩省了目前者不肯為少才幹者不能為畏首尾者不肯為侯以一身而直任之誠中土之良牧國家之蓋臣厥功懋矣傳有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今侯立德以立功今立言以報功可謂存之不朽矣乃命工勒石紀事示弗泯也行用勸也若夫侯也善政載諸士人之口碑銘諸蒼生之赤臆以俟觀風者采焉

義塚記

劉世光

有天下者主天下宰一邑者主一邑余既宰茲縣

務凡百姓之死而無歸者舍余其誰可自縣城外
計十餘處以社倉息谷令鄉約長各買地一區以
封民之無歸者或曰今年歲荒歎暴骨盈野盜賊
竄發逃移之不生還者不知凡幾能盡封之劉子
解曰余所職豈直死者之無歸所務尤有重於死
者倘不能卹其生令流離失所而死從封其骨以
徼澤於亡人恥矣恥矣

沈丘縣宗侯修河記

劉漢三

余不佞稽古以來後有出於動大眾而人固以為
勞事有可以奪天工而人目以為神利有可以施

沈丘縣志

卷高

六

百世而人賴以為養一有可以勒貞珉而人弗以
為誇者惟厥乎以發之將以通變虛以廣益公以
格物焉耳沈叔建於一治之戊午迄今八十載邑
南為關關南為河河一流來西南去東南中抱關
河之中無論寒暑舳舻絡繹相望四方之物盡致
之目前土產之良可一之千里沈富庶藉是河耳
河之有禪於沈豈淺一哉厥後河之南漸分一派
然僅通流舟楫未之
之一二也又越二年
其在南河者反十之

聚居積靡售民稱不便訴於上上之人是其訴即責成功是歲丁卯之三月蒲坂懷松羅公毅然行之幾卒業比春夏交河漲水溢堤圯塹推功用弗成越數年之冬楚夷陵鳴吾宗侯來令沈甫稅轂六府孔修百廢振舉邑士大夫耆老僉以河請侯曰余始至遽以河役其誰與我越明年作鄂之春侯往視河慨曰無河是無民也無民邑奚為相與徒步上下原度得其處侯曰此流可斷也乃涓吉日為文而告於河之神屬主簿鄭均典史趙均主厥事省祭李養心董厥役徒以八百計日奔走焉

以百餘計以千餘計爭輸納焉擁呼雷動畚箕雲集方其中流迅駛之衝淡昧數仞土箕易流力罔或施侯殫厥心思多方區畫駕舟楫樁運困實土廣立基垣越數日溜河始截積久巋然有長蛇之狀茲非大役乎往舉是役者率多潰冒之患今為之預備之周非惟祛衝突之害抑且有澄淤之利堤之東淤一里堤之西淤半里沃壤聳護瞻之巖然巔若增而益高基若拓而益廣蓋神靈之祐也茲非奪造化之妙乎即今支流塞止派濬復已淤之故道通既斷之舟航商賈至貨財聚沈之富庶

可復致矣故河在一世利在一世也河在萬世利在萬世也茲非無疆之利乎夫役大而人忘厥勞侯之孚之者至也績著而成功如神侯之措之者時也利溥而其益無方侯之置之者永也忘厥勞衷斯懌矣神厥事頌斯作矣勒石紀事何可已乎

邑子弟員童生原蘭劉生棟蕭生中訓輩走書幣懇余言余曰衷懌匪激也情孚匪矯也頌作匪私也宗侯可碑矣是後也肇工於二月之二日竣事於四月之八日堤之下寬七丈許長五十丈許厥費約六百金云侯諱五經別號鳴吾湖廣夷陵人

新建社倉碑記

江濟邦訓導福
建人

昔周盛時縣鄙皆有委積以待凶穰至隋唐而社倉之制始備宋朱熹氏建倉於崇安而上記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自今以往請歲一歛散既以紓民之急俾願貸者出息十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不幸而小饑則施半息大饑則盡蠲之以活瘵寡塞禍亂大惠也乞著為令嗣是而倣之者則金華有規清江有約無非近古之良法沈故無社倉惟槐坊蓮池一二店集稍稍集谷九百九十

石六斗歲戊子大旱民乏食己丑益旱甚民愈饑
倉庾之積甚不足以食窮餓之民辛卯春邑侯劉
公至始憂之乃自捐俸金二十金糴谷百石貯之
請於兩院疏文以勸倡僚友及諸縉紳諸義民等
計所各輸一千五百七十三石旌以扁額銀以冠
帶民無弗喜躍應維時積谷之處廣至十所在城
則計谷三百一十石八斗郭外諸集店則共計谷
二千五百六十九石俾至饑歲得谷就而食之不
令入城候春而貸至秋始償石息斬二斗視昔減
一令既布復上之輜車使者皆可其計令刊布以

傳歲壬辰始歛散如前約民無弗喜躍貸且償比
竣則計本息已三千八十二石八斗邑侯又喜之
曰是可以待饑歲長活饑民數萬矣乃出息給諸
博士弟子為膏火資歲額四十石又出其息給諸
社學蒙師代童子修脯歲額人四石又出其息以
建社倉社學縣則於廢司之廊宇槐坊於公館紙
店於巡司毛家營鞠家集於官舖新安迷路劉虎
東楊家諸店集皆各有所倉與學別為一區而教
養咸備既又出其息為義塚以瘞死凶而無葬埋
者俾澤及枯骨悉著在令甲癸巳春谷價稍踴貸

復如前民益喜躍赴倉庾者肩摩擠塞數苦不繼
一時市價頻減五六貿易稍平不幸而五月大雨
至七八月不休河湖大溢四野盡魚鱉之鄉二麥
入口而不得食禾豆無收邑侯復憂之曰是倉之
歛其無望矣吾將何以察吾民乎始捐其息又甚
則并其本益寬之以待來歲乃出預備諸廩廩常
積者五千石且糶且賑且為粥以食餓者又捐俸
百餘金以活百餘孤寡暨諸貧窘博士弟子暨蒙
帥暨諸獲賊兵勇蓋受食者幾萬口長活者幾數
百諸輜車使者愈復可之而侯之陰德滿四境矣

既而猶復憂之曰是可以活吾一歲之民矣然而
歲有豐凶未可前料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脫
後再艱食得無復有今日之憂哉夫吾二三年之
間左提右挈下勸上請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
計而今所遭若此異日者脫墜而不續又將何以
待吾去後之民哉邑博士江子解之曰夫政之興
廢在人不得其人縱興亦廢得其人即廢猶興後
之君子踵侯之法繹而行之歲一少豐則今日稱
貸之民孰非好義之民即歛之亦易易而積之數
載猶可以待異日之凶荒然則是倉之利奚止一

時其視而倣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邑而已也侯之
陰德豈渺鮮哉文昌君奏上帝曰今諸申奏有放
無息者活及千人以子孫顯官報有數施死者棺
殮病者醫藥產者饋粥用心甚廣俱有作止以子
登第報又與列仙論曰今欲挽回太古之風使真
才實能之士復生於世者惟有社倉一事可以拯
救貧窘有能行之報應如嚮魯公者言曰愛民者
必有天報侯之謂哉用紀其本末撫其時勢表其
勞瘁以風代侯之後者

創建文昌閣碑記

李芳春

知縣 鍊 嶺衛人

今夫風俗之淳人文之秀禮樂政教之隆豈非文治使然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治所昭上下應之顧不重歟自古一代之興大而營立宮廟小而建置郡邑莫不取法斗極臨制八方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貴人之象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則君臣一德故郡縣之設其文昌一閣往往與隍廟並建由來舊矣考沈丘設治於弘治十二年草創之餘建置悉從簡畧今聖天子文明之治

而沈丘自辛卯以後抱璞而售者冠蓋相望歸為人文淵藪其建置臺閣有助於文教者豈獨後於他邑會城南勝地一區舊有池沼臺榭為沈人游覽之所數年以來寢興寢廢於茲矣都人士合貲購求建文昌尊閣予來實董厥成經始於順治十五年三月戊戌落成於八月丙寅凡三楹架板繪像於其上歲時俎豆遂為一邑名勝諸薦紳先生及縫掖輩屬予一言記歲月予曰文昌閣之在沈丘前此未有也二百餘年之曠典待今日而舉豈偶然哉豈偶然哉予不佞不欲復大其說以贊揚

沈丘文教而文教在是矣慕義輸貸者生員李灼
督工告成者生員朱國才劉祖述普樞其量方捐
金諸紳衿例得勒之碑陰

沈丘縣利役記

普仲節

知州
邑人

劉景營坡在治北六十里上通三空橋下達白沙河中間土坂夙號汙下禾翅千畝矣秋夏積露漫然橫溢莫辨牛馬說者謂疏渠引流庶水可漚而民斯獲利第虞靡費寢焉者又歲壬辰西華大起築堤夫索漚助役收土者格於體面怵於成議發丁壯四百廢之所費不貲業已成厲階矣凶何商水築堤夫又援例下焉於戲沈民何不幸罹此極也鄉民張贊等白於庭曰沈當西商下流財賦僅半之無名夫役繩繩不絕其奚以堪孰若修我縣

坡流如劉景營等者以祛民患以乘永利不尤踰於舍己而芸人乎邑侯然其說陳諸當路公可之迺相地籌費筮日鳩衆復簡材幹者董厥事於是劉景營一帶淤者排漫者捍禦踰時而功告竣矣寧直沈民暫借安枕即請役者執此永杜洎秋大水倏至旋復就竭田亦稱有焉蓋費儉而功倍害除而利興觀者目為惠政云邑父老詣余問記者亦惟春秋之法惟在直書其事而稱太史公記者亦曰其事煥輒竊聆斯義次述其概以垂範後人冀續邑乘者有兩採若曰效世俗侈為諛談以淆實

則吾豈敢侯姓劉氏諱世光字晦卿別號豐津直
隸淮安人己卯順天鄉進士

苦雨篇

劉世光

知縣淮安人

溪頭黑雲密若屯
 雨師風伯爭翩翩
 冥濛不辨遠近色
 乖龍白晝封海門
 此時馮夷恣驕蹇
 波濤光怪相吐吞
 滂沱不止春徂夏
 滿城煙火失朝昏
 崩殫磚啄氣象惡
 使我為民父母愁
 心魂匪獨民之父母
 愁心魂間閻憔悴
 酸慘更難言中州
 蓋藏原寡積布粟
 力役征頻繁常年
 五月盡收割今年
 懸釜無饗殮來年
 離離已垂野莖折
 穗朽力難援破筐
 采掇不得乾老幼
 啼饑何能存綠藤
 蒼木翳日月豈有
 容光照覆盆上帝
 尊居隔人世寧無
 尺牘排天閣道里
 九萬險且艱厲神
 獰鬼聲啼喧願借
 鳳凰為車白鶴之
 為御直造甘泉太
 乙之宮垣長跽重
 華拜軒轅披丹控
 赤拯黎元假臣斗
 間利干將巡行水
 國取民寬咸池東
 畔飲予馬佇看扶
 桑之隅升朝墩

仲夏霖雨如澍始自二三月迄今半載河水
 復溢入望皆湖二麥既登而不得入口秋種
 難蓄民大失望父老相傳以為百年罕見乘
 軻視之慘焉在日每夜聞雨聲點點滴滴必
 俯枕而嘆曰此民之淚也自應拙劣計無所
 出惟祈夕禱申報災傷仰俟蠲賑德意即
 以馮婦取喚亦所不計聊述短章用抒懷悃

詩

八景

香臺夕照

劉世光

知縣淮安人

高臺層漢出紺宇紫煙連晚照迷方覺迴光法鏡
圓虛能通燭白明豈借燈然望處諸天近空香霄
外傳

孤柳寒鴉

古樹何季柳烏棲欲莫時數聲啼子夜萬點落高
枝月白寒侵早陽烏影度遲性慈元自異何論羽
毛奇

東郊牧唱

驅牛到東郊郊草已菲菲但願青芻長何愁黃犢
肥橫風懷短笛過野只單衣唱罷昇平調歸猶背
夕暉

南浦漁歌

漁人輕試浪日日棹風波生事一葦小清光萬頃
多網魚頻博酒卧月尚披簑南浦煙波綠滄浪一
曲歌

醒城煙柳

柳樹遶醒城春風幾度生煙從千堞合影見四郊

平暝色遙看重林光入望輕還思陶靖節風韻有
餘清

鞠道垂楊

馳道一何長垂楊夾道旁絲勻千樹綠花散一堤
香蹀躞深藏影間關暗調簧子虛才冠古於此賦
長楊

半潭新月

一鈎初月上潭水碧千尋影落看沉玉光浮復燿
金輪空兔走窟怪有龍吟對此雙清景瀟然堪
賞心

七里迴瀾

中流河砥石平渚有源泉滌轉疑潮上淪漪覺水
圓不緣青嶂合自是綠波旋細縠疑風起迴文勝

錦川

彙題八景

吳淑通

生員邑人

雲霞夕照映香臺孤柳藏鴉傍路栽牧唱東郊堪
入耳漁歌南浦更舒懷城連煙樹迷青草道接垂
楊蔭綠苔砥柱狂瀾迴既倒寒霜月共徘徊

